

朱新璠、鲍绥红夫妇所居小区,从2022年3月16日开始封控。

鲍绥红告诉我——记得我们小区第一次做核酸检测的时候,那天是中午,人头攒动。秩序有点乱。二十人一组。朱新璠在排队——这个人你晓得的呀,有事情憋不住的,要讲的。他对维持秩序的“大白”讲:“这种排队检测就是人群聚集,会有风险。工作人员朝他看看,无言以对。边上的鲍绥红轻轻拉了把朱新璠:你不要多讲了。大家都不容易。要么,我们考虑一下,去做志愿者?相帮做点事情吧。

夫妻俩会心一笑。

我认识他们,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。眼睛一眨。1973年,我中学毕业进上海第十二棉纺织厂技校读书。朱新璠已经是这家七千余人大厂的团委副书记了。鲍绥红是细纱车间的团干部,后来做车间团总支书记、党总支书记。近年来,因为我的一些关于工厂的写作,陆续耳闻往昔工厂的人物与故事,便听得疫情期间的那些普通人的

当我意识到世间有一个人是祖母的时候,她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。

祖母在合欢树下择菜,久坐起身,遂略有趔趄。徐步院子与屋舍,也稍显摇晃。祖母拄着拐杖串门,走亲戚。她总是白布裹足,青布鞋面,虽然三寸金莲展示的文化并不先进,不过她是深受乡中尊敬的老太太。

祖母穿斜襟衣衫,它是祖母生活的那个时代所赋予的款式,自有其服饰的习惯和审美标准。有客相见,她每每会捏其领,捻其袖,拉其下摆,直至衣衫平平展展的,宛若熨过。她梳头发,对不平帖的就三指蘸水,轻轻地抹一抹,使之平帖。接着,盖上浅蓝色或月白色的罗帕。在家里,看到浮尘她便擦,所以桌椅箱柜无不干干净净。方圆数里,凡长者都知道她是焦村一位在生活上颇为讲究的老太太。

祖母不杀生,有顽童打猫、打狗或掏鸟窝,她看到了,必会制止。可惜顽童不理她,甚至要给她一个鬼脸,真是恶少!

有一次,祖母携我赴姨妈家出席婚礼,我于半途忽生一念,想养兔玩,就催她答应到了韦曲给我买一只。我站在路中间,伸出胳膊拦她。她左行,我左阻,她右行,我右阻,非答应不可。对我的混闹和蛮缠,她竟不忍用拐杖打我。还有一次,不知为什么事,我竟骂了祖母。我正在扫地,似乎还举起笤帚摇晃着遮挡她。祖父厉声怒喝,我怕了,遂赶紧住嘴且住手。十二岁,也是恶少!

祖母喜欢我,当然也喜欢我姐,不过她喜欢我及喜欢我姐的方式完全不同。我姐跟祖母经常黏在一起,切切察察的。我大姑来了,更是夹杂于我姐与祖母之间切切察察,这让我反感。

祖母染疾卧床两年以后逝世了,这个过程稀释了我的某种复杂的情感,然而我仍十分震惊,并扶棺痛哭。如果祖母猝而仙去,我的情感何以缓冲。春秋两年,我仿佛开窍了,成熟了一些,遂日日为祖母饭端水。不过对祖母的西归,我仍仰头嚎啕,泣下如雨。我觉得自己有罪,隐约欲以痛哭表达一种忏悔。忙乱之中,本家叔叔婶婶还前来劝解我,这给了我安慰。

三月的一天,我睡醒的一霎,清晰地看到了祖母的身影。我躺在床上,任其飘然目前。范缜说:“是以形存则神存,形谢则神灭也。”也许范缜的认识简单了,粗糙了。我倾向认为,死是体毁魂归,生是魂魄借体游,世界始终是死者与生者共存的时空。

祖母啊,小时候我所做的,不晓得那是冒犯!

●国内邮发代号 3-5 / 国外发行代号 D694 /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/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 3100020050030 / 社址: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/ 邮编: 200041 / 总机: 021-22899999 转各部

●本报印刷: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等, 在国内外6个印点同时开印 / 上海灵石、上海龙昊、上海界龙 / 北京、香港、美国洛杉矶

●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 / 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西班牙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日本、法国、巴拿马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新西兰、尼日利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英国、德国、希腊、葡萄牙、捷克、瑞典、奥地利等

清晨,推开窗户,丁香花的味道随风飘了进来,我转头定定地看着窗外,那一处茂密的丁香树,枝繁叶茂,花云颤颤……又到种瓜点豆的季节了……

那年我刚刚有了一套新房,是那种前有庭后有院的房子。也是清明时节。有一天,我一身臭汗地从外面拖来一棵丁香树秧子,兴奋地在前院地里挖坑。母亲见了问我:“好好的草地挖坑干什么?”“种丁香,闻花香。”我说。母亲立刻急了:“哪有在院子里种丁香! 苦丁香苦丁香,乱葬岗子才种它呢! 快扔出去。”我愣愣地站在那里,眼神里流露出一不解。“快扔出去呀!”母亲催促着。我傻傻地拽起树秧拖到垃圾站……

什么大的事情,就做点自己做得到的。”

侯野薇会过日子,疫情期间,一边为本小区居民领发物资,一边为小区居民算经济账。物资紧缺,组团网购算下来是有点贵的,她决意为小区居民组团网购平价蔬菜,使命必达。看她的账单——小豌豆10元3斤,螺蛳15元3斤,茄子7元一斤,其他诸如西瓜等,几乎与市场平价。

小区门卫保安,封控一个月,晚上睡物业办公室,没床。到第六天,侯野薇发现了,将此情报到志愿者微信群里,得到重视,物业经理送来了行军床。那天,保安对侯野薇说——我今天总算能脱了衣服睡个好觉了。更令人感动的是,保安没衣服换洗,侯野薇将自家先生新的内衣、袜子送来。做过纺织厂生活的女人,热心肠,也心思缜密,晓得嘘寒问暖;男人还要有得吃——侯野薇经常给保安去送虎皮蛋红烧肉,小龙虾,星巴克咖啡。

荷兰水 张家庆

加入小苏打、柠檬酸、糖或糖精,以及香料。因为弹子是活动的,可以一边摇动,一边使粉末进入瓶中。粉加完后,加入冷开水,小苏打及酸一溶解,即产生二氧化碳,最先产生的二氧化碳把弹子向上推而阻塞了瓶子出口,以后产生的即溶解在水中成汽水。有些资料中不提小苏打及柠檬酸者,根本不是汽水,而是糖水。

以后有了加压使二氧化碳溶入水中的方法,即成了现代的各种汽水。

几年前乔迁新居,我家那一排楼属于复合式房型,面积超大,除了四室两厅,顶楼的家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约十二三平方米的北露台。记得看样板房时,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北露台,站在上面,阳光充足,视野开阔,一览无余。

待正式入住后,老伴眼见周边邻居“比拼”着封闭北露台,有点心动了,觉得封闭北露台等于再添了一间“小屋”,可以储存大大小小的物件。

于是,老伴隔三差五地把话题转到封闭北露台上来,可我觉得,咱不必跟风,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。

一日,我应邀去邻居封闭后的北露台,一进入室内顿感压抑,好像自己是笼中之鸟。下楼再抬头一看,好端端的露台被封闭后酷似一座碉堡,不伦不类,毫无美感可言。而我家

说起团购,曾经的团干部,后来担任副厂长的宋慧珍,也有故事。她说,刚进入小区购物群,被要求用楼栋号楼层号做自己的微信用名,她在手机上弄了半天,便在微信名后加上一串阿拉伯数字——楼栋号和楼层号。晚上,女儿看不懂,来电问:“老妈您怎么在微信名后加一串数字,怪怪的。”她说是团购要求填的呀。女儿笑了,教她在购物群“聊天信息”栏下拉至“我在群里的昵称”,其中注上楼栋号楼层号即可。

购物清单出来了,宋慧珍看见有许多姓名后面拖一串阿拉伯数字的朋友。跟她差不多的。一一致电,校正。也算学得一项手机使用技能。

白惠群是我技校同学,也做过团干部。她说的事情,我觉得比较有味——她住底楼,有小院,邻家种竹,春笋透过院墙冒到她家院落。邻里致意——你们不如挖笋,做菜食之,尝鲜。也解燃眉之急。应了老话:“宁可食

自此在心里牢牢结下了丁香与愁苦相缘的心结。后来又读到一些有关丁香的词句:“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”。“西窗白,纷纷凉月,一院丁香雪”“那坟前开满的鲜花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”……于是丁香就真的一无是处了:它的香气清淡而刺人,闻到它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愁苦,它的枝杈过于杂乱,乱得让人心慌。哀怨、缠绵、孤独是它的代名词。即便后来听说丁香是哈尔滨的市花,也没能改变心里对丁香的抵触。

现在我住的公寓房前,物业种了好几棵丁香,每到春天,紫色的白色的小花,成点成片泼泼洒洒散落在绿叶中。一阵阵的花香真的让我感到哀怨,感到孤独。真的让我思念母亲了……

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”我特意跟白惠群确认——你真的做菜吃了? 答曰,腌笃鲜与油焖笋。白惠群感慨——也许以后再也吃不到那样的口感和美味了。

这个城市的工人阶级,曾经是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,几代人,从20世纪50年代,翻身当家做主人,到60、70年代,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担当,他们其实就是一颗螺丝钉,拧紧在国家最底层的部落,大多数默默无闻。当城市危难之际,他们挺身而出,重新将自己这颗螺丝钉拧紧在城市最基层的细部,直抵人心。

这个城市的工人阶级,曾经是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,几代人,从20世纪50年代,翻身当家做主人,到60、70年代,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担当,他们其实就是一颗螺丝钉,拧紧在国家最底层的部落,大多数默默无闻。当城市危难之际,他们挺身而出,重新将自己这颗螺丝钉拧紧在城市最基层的细部,直抵人心。

这个城市的工人阶级,曾经是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,几代人,从20世纪50年代,翻身当家做主人,到60、70年代,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担当,他们其实就是一颗螺丝钉,拧紧在国家最底层的部落,大多数默默无闻。当城市危难之际,他们挺身而出,重新将自己这颗螺丝钉拧紧在城市最基层的细部,直抵人心。

这个城市的工人阶级,曾经是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,几代人,从20世纪50年代,翻身当家做主人,到60、70年代,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担当,他们其实就是一颗螺丝钉,拧紧在国家最底层的部落,大多数默默无闻。当城市危难之际,他们挺身而出,重新将自己这颗螺丝钉拧紧在城市最基层的细部,直抵人心。

这个城市的工人阶级,曾经是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,几代人,从20世纪50年代,翻身当家做主人,到60、70年代,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担当,他们其实就是一颗螺丝钉,拧紧在国家最底层的部落,大多数默默无闻。当城市危难之际,他们挺身而出,重新将自己这颗螺丝钉拧紧在城市最基层的细部,直抵人心。

这个城市的工人阶级,曾经是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,几代人,从20世纪50年代,翻身当家做主人,到60、70年代,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担当,他们其实就是一颗螺丝钉,拧紧在国家最底层的部落,大多数默默无闻。当城市危难之际,他们挺身而出,重新将自己这颗螺丝钉拧紧在城市最基层的细部,直抵人心。

这个城市的工人阶级,曾经是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,几代人,从20世纪50年代,翻身当家做主人,到60、70年代,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担当,他们其实就是一颗螺丝钉,拧紧在国家最底层的部落,大多数默默无闻。当城市危难之际,他们挺身而出,重新将自己这颗螺丝钉拧紧在城市最基层的细部,直抵人心。

这个城市的工人阶级,曾经是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,几代人,从20世纪50年代,翻身当家做主人,到60、70年代,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担当,他们其实就是一颗螺丝钉,拧紧在国家最底层的部落,大多数默默无闻。当城市危难之际,他们挺身而出,重新将自己这颗螺丝钉拧紧在城市最基层的细部,直抵人心。

这个城市的工人阶级,曾经是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,几代人,从20世纪50年代,翻身当家做主人,到60、70年代,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担当,他们其实就是一颗螺丝钉,拧紧在国家最底层的部落,大多数默默无闻。当城市危难之际,他们挺身而出,重新将自己这颗螺丝钉拧紧在城市最基层的细部,直抵人心。

疫氛起伏,各自禁闭。处处核酸,路断人稀。昨天下楼散步,忽然发现前天刚刚停泊的两辆汽车之间,竟然架起了一张蜘蛛网,在寂寞的春风中悠悠。

哦,这细密且精致的网,从汽车之间各拉两条经线,定下四角,又在中心设置一个营盘,而后呈螺旋状向四周放射,越边远,越稀疏。丝网透明,细微若无,拦截着原本视力微弱的小飞虫们。一枚螃蟹模样的蜘蛛,端坐营盘,虎视眈眈,守株待兔,以落网者为餐,美滋滋地享受着自己的小生活。

我不禁惊诧,仅仅两天时间,怎能织出如此巨网?况且,两部汽车间隔超过一米,第一根丝线如何牵搭?

百思不得其解。莫非是蜘蛛携带丝线,从一辆车跳到另一辆车上? 不可能! 难道是口吐丝线,以风为媒,随遇而安? 也不可能! 万能的人类,请你想一想,如果在两个完全断绝的山崖之间搭建一座桥梁,怎么办? 这真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世界难题。几百年来,小孩子都疑问,科学家皆无语。

宇宙之谜,太多了。大自然数十亿年进化,由简单到复杂,其中必有密码,只是人类不知。而人类最初的智慧,也全由大自然启发而来。比如网,肯定是看到蛛网之后,才想到结网捕鱼、捕鸟、捕兔、抓人。

第二天,我再去看望蛛网,却发现了新情况。由于是春天,柳絮飘飞,挂在网上,把蛛网撕裂出一个个漏洞,破破烂烂。蜘蛛缩手缩脚地趴在上面,呆呆无语,忧心忡忡,却又徒叹奈何。

我忽然明白,蜘蛛蒙受天灾,犹如人间遭遇“新冠”! 其必咒曰: 柳絮这厮,人类之浪漫,我辈之灾难,毁我家园、砸我饭碗,可恨该死!

回到书房,我上网搜查,蜘蛛善织网、常迁徙。这张网破了,还可以异地织网、再筑新巢。世上总有

飞虫,永远饿不死蜘蛛。所以,蛛类最终是安全的、快乐的,虽然它的寿命只有一两年时间,虽然它的世界里总有柳絮和风暴。

其实,宇宙之间,也有一张无所不在的天网,无声无息却是残酷无情地捕捉着那些懒惰的、弱智的甚或桀骜不驯的飞虫。

但愿人类,不是这只飞虫。

原本,人类就像蜘蛛,既生存在自己的小网里,又寄存在自然界的大网中。大网与小网,都是生态,都是规矩,都有轨道,都有戒律,都不可逾越和打破。一旦打破,如果没有全新的、安全的建立,便是毁灭。

人类,织好自己的保护网!

(2022年5月12日作于邯郸)

飞向远方,一刹那心里涌动着外出旅游的向往。宅家抗疫,意外地让我们读懂了北露台的设计理念,也对北露台的功能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。

我们庆幸没封闭北露台。近两个月来,北露台已成为我们宅家抗疫的好去处。我们遵循科学养生之道,每天晨起就去北露台,做做广播体操,活络活络筋骨,晒晒太阳,打理花草。

午睡后,我习惯性地带着茶水,静坐在北露台捧书阅读,心情随书而飞。而生性好动的老伴一会儿在北露台练习美声的发声技巧,一会儿与远在国外的女儿视频连线,乐在其中。

感谢北露台,不仅把我们从烦恼的封控生活中解脱出来,给我们带来了健康和快乐,还给我们增添了抗疫必胜的信心。



日出 (剪纸) 奚小琴

感谢北露台

谈永敏

“空中花园”,我贪婪地深呼吸,精神为之一爽。

“喂,这些菜还活着呢。”老伴一阵惊喜,看见“散养”在花盆里的韭菜和香椿,尽管“先天不足”,长得像我一样有点儿瘦,但充满着勃勃生机。在残酷的疫情之下,这些绿叶菜身价倍增,成了家中一道“自救”的菜肴。

再抬头仰望,久违的飞机在天空中划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

七夕会

飞向远方,一刹那心里涌动着外出旅游的向往。宅家抗疫,意外地让我们读懂了北露台的设计理念,也对北露台的功能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。

我们庆幸没封闭北露台。近两个月来,北露台已成为我们宅家抗疫的好去处。我们遵循科学养生之道,每天晨起就去北露台,做做广播体操,活络活络筋骨,晒晒太阳,打理花草。

午睡后,我习惯性地带着茶水,静坐在北露台捧书阅读,心情随书而飞。而生性好动的老伴一会儿在北露台练习美声的发声技巧,一会儿与远在国外的女儿视频连线,乐在其中。

感谢北露台,不仅把我们从烦恼的封控生活中解脱出来,给我们带来了健康和快乐,还给我们增添了抗疫必胜的信心。